



所非

全

雜儒

服部文庫  
117  
58





刻斤非序

夫是非無定體人之是而我以為非我  
之是而人以為非是非之爭雖歷千載  
孰能辨之予聞諸春臺先生曰今之學  
者苟學孔子之道則當以孔子之言為  
斷為文辭者苟倣華人則當以華人為  
法此辨是非之公案也蓋先生嘗觀世



之學者所行不忍見其非因一二斤之  
以示小子輩遂筆之積以日月而其事  
亦彌多至三十餘條名曰斤非未及梓  
行時我二三兄弟者人寫一本而藏之  
二十年于茲矣迨乎流傳漸廣外人亦  
稍一得闕而見之遂大行于四方頃歲  
人自關西來者皆言斤非流傳甚廣京

師儒生皆得之以為惟中之秘云先生  
聞之恐狡猾賈人盜刻誤本以牟其利  
因謂其徒曰不如吾刊之以止其誤傳  
遂使稻垣長章與尚賢謀繡梓之事繕  
寫裁卒而未及校正聞浪華賈人果盜  
刻而鬻之索得而視之長門林義卿周  
助者為之序義卿前在浪華竊祖采堯



生譯文筌蹄題言構造國字牘以類  
賢以欺海內之人但識周南先生而謬  
言受業於其門詐偽大矣今又妄序盜  
刻斥非而蔑如我先生其狡猾過賈人  
謂之何哉於是二人者黽勉從事趣  
命工繡梓及先生他雜文九篇吾曹嘗  
受而藏之篋笥今請附錄於後以示同

志庶幾好古之士因之有以釋疑網云  
尔

延享乙丑夏四月辛酉

東都 原尚賢序





主辭文... 以教海... 人... 序終

斥非



春臺先生著

門人

稻垣長章釋明

同校

原尚賢子才

凡文字前後署姓名者上無所書即已有所書  
必書鄉里如有官者先書官次書鄉里若書  
號則書於鄉里之下倭儒乃有但書號不書  
鄉里者非式也華人弗為也  
凡姓名之上書鄉里者必書其大名不書閭



小名如朱仲晦徽州婺源縣人而書新安  
安是其地之本名世人所共知也

凡署姓名者若書鄉里於其上但書某處某甲  
而已或有著人字曰某處人某甲華人如此  
倭儒乃有著產字住字曰某處產某甲曰某  
處住某甲皆非法也孟子云陳良楚產也特  
言其人生於楚耳非署姓名之法也

凡文字與人示人及書畫爲人者必書姓名或  
但書名雖貴者於賤者亦然禮也若姓名之

凡上書號亦可也倭人乃有但書號不書姓名  
者非禮也華人弗爲也

凡人有名有字名者所自稱字者人所稱也名  
者父之所命也故自稱之字者人之所與所  
以表德也故人稱之凡自稱者除天子稱朕  
稱予一人諸侯稱孤寡不穀外雖尊長於卑  
幼貴者於賤者師於弟子皆稱名無稱字也  
呼人者唯父名子若君於臣有名之有不名  
師於弟子亦然惟古之師嚴名其弟子如



子之於七十子可見矣後世師道不嚴不敬  
名弟子他如尊長於畀幼貴者於賤者亦不  
敢輕名之必度其高下寧過於恭勿失於倨  
是謂有禮夫稱呼者禮之大節也敬慢係焉  
故君子慎之倭儒乃忽之言語書札往往誤  
稱呼常見末學書生作書札及贈人詩若末  
或題所與之名或自書其字皆爲失禮華人  
弗爲也

凡搨印章書札及詩文贈人者皆當印名若有

二印者其一必是名其二則字號古語或諸  
般印皆可但印字號而不印名是爲不恭倭  
儒往往有此過華人無之如非與人者不必  
然也

華人自唐以前無號唐人相呼以行次如王大  
王二沈三沈四張五之類詩題亦多稱此有  
號者如白樂天號香山居士盧仝號玉川子  
塵塵可數宋以後人多以號相呼如濂溪伊  
川橫渠紫陽東萊之類皆以其所居地名爲



號此皆他人之所號非當人自號也又有  
室之號如致堂南軒晦菴止齋潛室東窗  
盧定字菊莊之類此皆其人自號也自此  
行世而人不復稱行次歷元明二代到今  
然倭儒亦多以居室之號為號如闇齋仁齋  
順菴損軒是也他或以所居地名為號或以  
祖宗鄉貫為號皆無不可也其地名或偶與  
中國同者非其所自命則亦無可譏也唯  
近時人有以中國地名此方所無者為號者

是何所謂吾所未解也又如業曲藝者之號  
鄙俚無義不足道已

此方人大抵皆複姓雖有單字者則百中一二  
耳至有連三字四字者乃夷狄之俗也今之  
操觚者流稱人自稱醜其複姓不拘上下摘  
其一字以為稱是學中國而私擬其風俗則  
其意固不惡也然此事於文詞中為之猶可  
如題姓名而單其複姓則相亂者甚多當時  
尚不可的知其入況數十百年之後乎如



足以惑人尤非所以爲實錄而示後人也  
名與字者人之所獨也宜擇佳者姓氏者宗  
族所同也不可得而改也雖中國複姓如石  
里端木石作新垣高堂東方赤草諸葛古野  
何異於我複姓也漢魏以來有夷人進於中  
國者猶不敢改其本姓如鮮于斛律斛斯賀  
蘭賀若宇文耶律之類可見矣今我複姓雖  
可厭而係乎國俗傳自祖宗則吾末如之何  
當因其素所稱爲直先儒有山崎闇齋伊藤

仁齋二先生皆書複姓其徒亦如之予初未  
知其是且倣世之操觚者流時單人之複姓  
近日乃覺其非遂左袒夫二先生云又按人  
有姓有氏姓者統祖宗之所自出者也氏卽  
族也族者別子孫之所由分者也天子諸侯  
言姓不言族其下必有氏族則稱其族古之  
道也雖我日本人亦皆有姓族既立之族則  
當稱其族稱族者所以的知其人也今人乃  
有舍族而稱姓者姓之所被甚廣且非常



行則非徒難知其人將恐有同姓名相犯者故不可爲也

凡文字識年月日者年號之下書幾年次書干支次書時次書月日如曰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或有年號之下直書干支不書幾年如曰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或有以太歲所次言如曰龍集甲子曰歲次閏逢困敦或有不書時如曰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或有以孟仲季紀月或有書日數及朔望等名不書

干支如曰孟春幾日曰某月朔旦華人書法大略如此倭儒乃有年號之下書第幾或唯書數目不書年字或書幾歲幾曆幾天或以干支實數目與年字之中間或分註干支或以十二律紀月或以鳥字實字換日字曰幾鳥幾實皆非法也華人弗爲也

爾雅曰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繼周者沿而不革歷代皆曰年唐玄宗天寶三年改曰載肅宗乾元元年復改曰年



代不復改我日本亦曰年開闢以來至今  
改世儒作文字者乃以私改之或曰載或曰  
祀尤非夫奉正朔者臣民之道也何得私變  
之哉如此者特以好奇而不自知犯 國家  
典章也已可不慎乎  
後生學作書札先須學屬辭略能屬辭則當學  
書札禮書札非一端各有其式式者禮也屬  
辭雖工而書不如式簡札失其制則必有不  
敬無禮之誚故禮不可不學也逸見少年輩

纔知屬辭便作書札自高其才不屑講禮及  
其與人書札也惘不知禮妄意作之自簡札  
封筒至書中措詞稱呼題名多不如式其爲  
不敬無禮也大矣卽令文辭可觀識者尚爲  
之不滿況文辭亦未佳乎是其爲書特一張  
故紙耳何足採覽哉此操觚之士所當知也  
東都有一老先生贈人詩署曰某號老人拜書  
旣自稱某號老人曷爲拜乎拜則不宜稱某  
號老人對人自稱某號老人倨矣京師有



儒手書古詩十九首於扇以貽人署曰其  
書贈某人苟贈人而自稱某號亦爲不恭如  
此之類皆不知禮之過也

先生者父兄之稱也論語先生饌是已如曲禮  
或言先生或言君子或言長者先生謂父兄  
也君子謂有爵位者也長者謂他人之長者  
也稱他人曰先生者尊其人而以父兄待之  
也不必受業之師也如仲尼先生程子子貢  
先生原憲孟子先生宋慳是已若或其年相

若則兩相先生如莊周所記孔子之與柳下  
季相先生是已及戰國之時諸侯封君呼游  
客處士爲先生者多矣不可枚舉至如燕昭  
王之於郭隗則以國君而先生其臣漢高帝  
之於陳平則以天子而先生其臣唐高宗之  
於田游巖則以天子而先生處士凡此皆人  
主自屈其尊而以父兄待其下也尚矣哉  
人乃於長者難言先生非受業之師弗肯先  
生之亦異乎古人夫佛有天人師之號故稱



僧曰師今日吾人呼僧爲師者寧皆其弟之  
哉亦尊其人而以天人師待之耳今人乃不  
耻師浮屠而耻先生長者亦可謂不知類也  
中華詩人賦歲且者甚鮮蓋無事弗作也倭儒  
乃每歲且必作無事而作所謂無疾呻吟也  
觀其爲言不鄙猥卽怪僻敗風滅雅可厭可  
惡莫此爲甚狡黠市人梓之以鈞利寒陋書  
生託之以銜名雖曰流俗之弊其實諸老先  
生之罪也好古君子勿倣幸甚

中國三代以上建萬國封諸侯秦漢以降郡縣  
海內天下之人不復知古者封建之制爲何  
凡如也我日本古亦倣漢唐之制郡縣海內輒  
近擾亂豪傑崛起蠶食兼并寢以成國及  
神祖受命混一海內因立諸豪傑歸降者爲  
侯又封子弟功臣令守藩籬於是始有諸侯  
大似三代封建之制唯其制不問地之廣狹  
所食米萬石以上乃稱侯爲異耳雖無復五  
等三等之圖而國有大小爵有尊卑通謂之



侯猶漢言列侯然故萬石以上之君皆當稱侯世儒乃以官人視之及作書札文字以牧守刺史稱之此見古而不知今也往時僧玄光遊水戶侯園池作詩題稱水戶侯是爲得稱呼之正儒者乃不然何哉亦不善學之過也

凡贈答詩書題引或在詩前或在詩後皆可必低一兩字爲定式如題中有所贈官號姓字中必提之或高於詩或與詩平頭雖詩中亦然

非唯官號姓字爲然凡指所贈之詞皆提之禮也世儒乃有徒知低書題引而不知提所贈官號姓字雖提而低於己詩者亦不達禮之過也

凡贈答詩所贈所答之人有官則題引稱官無官則稱字若號字號俱無則但稱姓如曰某公某子某先生某處士某居士之類居士處士雖非尊稱而不仕者之通稱也故或稱之學者須閱中華古人集取其可行于今者



用之若夫古人題中有所贈所答人名者蓋  
非當時對其人稱之書之也及輯錄之日追  
書之耳世儒有詞宗詞伯之稱雖朝鮮人所  
行然於中華罕見余亦弗肯用之

和韻非古盛唐所無也嚴儀卿曰和韻最害人  
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  
本朝諸賢乃以此鬪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  
者所謂本朝者謂宋也和韻雖起於唐而盛  
於宋後世承襲其弊莫敢改之倭儒亦然大

雅君子苟欲學盛唐者何不先除此弊然和  
韻猶可世儒乃有與和歌者流酬唱取和歌  
尾字以爲詩韻者夫和歌者倭語也詩者中  
國之語也如之何相通可謂違理也好古君  
子所宜戒也

聯句自唐人爲之本有體裁實詩之屬也雖今  
人倣古人爲之不失其體何不可之有惟倭  
儒所爲聯句者別有一法大非古製且其爲  
辭鄙俚猥瑣去詩遠甚又有一種漢倭聯句



以和歌句間雜詩句殊方異言聯綴成篇動  
五十韻至一百韻乖戾不倫令人厭惡聯句  
至此可謂風雅掃地世所謂老先生者乃好  
之不釋悲夫告好古君子勿倣幸甚

凡作壽詩中國人直以賀某人幾十爲題更不  
著題倭儒則別置題其法先詠龜鶴松竹等  
物而因之以祝其人壽也壽家子孫乞人詩  
者必以是爲請誤矣蓋壽人者必有獻遺焉  
若獻以畫圖及諸寶玩者就詠其畫圖寶玩

以爲祝是中世已降俗禮也無所獻遺而假  
物以爲題無謂也此特和歌者流所爲耳雖  
和歌者流在昔人未之聞而輒近乃有之世  
儒倣之而不知其非可謂妄矣曩者館林侯  
弘毅公六十初度以竹約歲寒爲題以徵詩  
余對曰壽詩別假物以爲題臣未之聞也請  
去題而應教遂作七言律詩一首以獻題曰  
奉賀館林侯弘毅越公六十初度他日見公  
公曰我慶誕之日得詩三百餘篇去題者唯



子一人對曰然因爲公言公稱善併書于此  
世有瀟湘八景詩不知何人所作意者在宋元  
之際其詩極無佳處倭人慕之賦琵琶湖八  
景景皆與瀟湘同特偶然耳詩乃釋氏所作  
尤不足觀自是之後人多做之所在輒賦數  
景或博請於遠近詞人令賦詩爲文好名之  
士往往應求爲之景故不勝詩焉得佳縱有  
海內無雙之勝己未嘗一寓目於其間則焉  
所措詞哉是其所稱徒虛語耳何風致之足

論哉大抵詠勝景者大如唐人岳陽洞庭諸  
什小如摩詰輞川別業二十絕皆其人身在  
其地看弄其景久之境與心會然後形乎言  
斯成詩是以如彼其妙今則不然足未嘗履  
其地目未嘗睹其勝而徒構虛詞以應求塞  
責欲以鉤名譽噫亦鄙哉若夫言其所未見  
如孫興公賦天台則考諸地記徵諸地圖然  
後乃敢立言其亦異乎今人之所爲矣夫  
世俗好名者每有吉凶之事輒求人之詩文以



世慶弔之母論知與不知見能者而求焉因人  
以求人動至二三轉末學之士往往應求余  
甚惡之蓋人有嘉事而喜之有凶事而憫之  
皆由與其人若其子孫有情故也未嘗識其  
人及其子孫則是路人耳路人我何與其喜  
戚乎無與而喜戚之非詐則諂也有識君子  
豈爲之哉余常以此拒人之請雖不悅於人  
要不自欺耳

倭儒說經先註而後經余以爲過矣經之有傳

註爲解其義也本文得註而明本文既明則  
註徒筌蹄耳故說者但會註意以明經文而  
足矣何須更說註文乎今先說註文一二詳  
之則由註文別生支節煩雜冗長未足明本  
經而先令聽者惑外本內末貽學者害豈不  
謬哉

凡爲王公大人說經與爲書生不同爲書生者  
務在明章句詳訓故辨疑惑爲王公大人者  
務在達大旨明大義使其優游乎仁義禮讓



之塗蓋大人之學與書生不同其所宜聞者  
自孝弟忠信仁義禮讓之外君人之道而已  
章句訓故非其所急也故爲大人說者須舉  
本經中詞義明白有益於其人者一二條而  
委曲解說或譬喻或旁引聖賢格言以通其  
義或援古今事蹟以實其言令聽者心悅而  
忘倦斯之謂善說經今儒師乃以其所爲書  
生而施諸王公大人徒令人睡而不聽又安  
能令其進於學哉

昔之所謂講者論議也我日本亦然今之所謂  
講者說也自趙宋以還乃爾佛家有講法有  
說法自爲二途是猶不失古名  
先王建學天子曰太學諸侯曰國學下至鄉黨  
州閭無不有學春秋祭先聖先師及有勲勞  
於國有功德於民而宜祀者焉後世雖郡縣  
之制而建學修祀仍率舊典人家無祭先聖  
先師俸儒乃有祭孔子於私家者可謂瀆祀  
也又有爲朱氏學者祭仲晦於家所謂非其



鬼而祭之謂之淫祀不智之甚也是何異於  
世俗奉佛教者安彌陀觀音等佛像及其道  
祖師之像於家而且暮供養哉彼自有其道  
有爲而然儒者豈宜倣之乎古稱神不歆非  
類民不祭非族先王祭法具在祀典不可不  
共知也  
自生民以來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君子者所以  
治小人也小人者所以食君子也是故君子  
昔有君子之道小人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各

盡其道而天下治君子而行小人之道固不  
可若小人而行君子之道亦失其所以爲小  
人也其不可以爲國也均矣故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之於民如斯而已  
矣故教民者惟喻之孝弟忠信勤儉畏法耳  
爲之說經非其所宜也世儒乃有欲使天下  
之人咸知君子之道者構說經之堂於街衢  
而日說經令行路之人留而聽之此徒知教  
民而不知民亦各有其道也先王導民豈有



夫人而說之以君子之道乎況小人而好君子之道者不犯上作亂必失身破家何則君子之道者爲人上之道而小人之道者爲人下之道也且古者有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皆不粥於市以尊物非民所宜有故也先王之制也今說經於衢路豈不亦粥尊物於市之類乎

漢儒之學皆專門也是故五經皆有其傳傳云者先師所傳也觀儒林傳所載可見矣東漢

以降專門廢然後諸儒自爲說於是古傳遂亾且如易之一經辭義多不詳及筮法占法多不可考餘經從可知矣倭儒乃有授易於人者自稱得其傳問之未詳其所自來觀其所傳特揲著一法若納甲等法耳夫揲著法朱氏書詳焉納甲者京房所傳而其法詳於後世卜筮之書取其書而讀之則可以知其法也今者鄙儒不能讀書此等小事亦必一一受之於師遂祕之不輕以傳人因亦用是



欺後生以求重糈。夫子所謂小人儒。其若人之徒歟。  
近時韻鏡之書盛行于世。則有反切人名之事。其法於人之二名者。以上字爲切母。下字爲韻。從韻鏡歸成一字。因視其字美惡。美則已惡。則改其名。以爲所歸之美。惡而終身之吉凶禍福係焉。此事不知起於何時。始於何人。母論中國。雖我大東。自古迫吾國。初實所未有也。蓋自寬永間以來也。在今日則自王

公以下至庶人。未有不反切其名者也。已不學其事。則必仰人。於是問諸能者。糈糈從之。諸知反音者。因言其吉凶。猶卜師也。故儒者若浮屠中。有業此。以致富者焉。夫中國人多一名。固無以反切。此方人必二名。雖有一名者。則千萬人中一人耳。故可以反切。好事者因制之法。以欺愚俗也。此事若巫祝陰陽之徒。爲之。則固其所也。不足責也。苟爲儒而讀聖人之書。聞中夏之道者。豈宜不知其非哉。



如不知其非是至愚也知其非而爲之是誑  
人也至愚可羞也誑人可惡也有一於此不  
可以爲儒矣噫世之反切人名者亦何知韻  
鏡之所以爲韻鏡乎

唐詩法五言第二字第四字異平仄七言第二  
字第四字異平仄第二字第六字同平仄此  
不易之法也後之作詩者莫不遵守此法唯  
五言平起有韻句第一字與七言仄起有韻  
句第三字必須平聲五言如金尊對綺筵晴

光轉綠蘋七言如萬古千秋對洛城不似湘  
江水北流金晴千湘字皆平聲此亦唐律一  
定之法詩人所慎守也倭人不知往往用仄  
聲字在是位五言如晚霞落赤城鳥啼竹樹  
間七言如萬戶擣衣欲暮秋傾倒百壺夜未  
央句非不佳晚鳥擣百字皆仄是爲聲病余  
嘗檢唐以後諸家詩五言句犯所云法者未  
之見也若其第一字仄聲則第三字必平聲  
者時有之矣如到來生隱心主人孤島中是



也然亦數十百首中僅有一二句耳明人王  
元美哭李于鱗排律一百二十韻凡二百四  
十句內平起有韻句六十而無一句犯所云  
法者亦可以證余說也七言句犯所云法者  
在唐人則自崔惠童一月主人笑幾回之外  
未之有觀也在明人則如李滄溟黃鳥一聲  
酒一杯是已此亦數百千首中僅一二句耳  
他若第三字仄聲則第五字必平聲者亦時  
有之矣如笑問客從何處來明日忽爲千里

人昨日少年今白頭亦百中一二耳如張九  
齡欣君震遠戎句當下喜字而下欣字韓翃  
玉輦將迎入漢宮句當云送迎而云將迎爲  
喜送二字仄聲故皆以平聲字換之也此亦  
可以見詩人慎聲病也此方詩人多不知此  
法大儒先生尚犯之況初學乎  
句末連下三仄聲三平聲字倭人嚴禁之唐詩  
似不必然無韻句末連下三仄聲字者往往  
有之五言對聯句如雲霞出海曙征蓬出漢



塞晴開萬井樹星臨萬戶動親朋盡一哭潮  
平兩岸闊秋聲萬戶竹還家萬里夢山光悅  
鳥性城池百戰後明光共待漏猶悲墮淚碣  
胡兵戰欲盡還從避馬路河津會日月聲華  
大國寶聞風六郡勇浮舟出郡郭窮愁但有  
骨清吟可愈疾殘虹挂陝北其起結句如東  
臯薄暮望羅衣一此鑒須令外國使當令外  
國懼誰憐不得意別離已昨日楚山不可極  
天花落不盡城南虜已合清晨入古寺離亭

不可望還應雪漢耻誰知萬里客漢皇未息  
戰明時獨匪報從來謝太傅亭高出鳥外七  
言對句如草色全經細雨濕秦女峰頭雪未  
盡結句如誰爲含愁獨不見朝罷須裁五色  
詔聞道神仙不可接一去姑蘓不復返復恐  
匆匆說不盡此皆在唐詩所稱絕佳者也他  
詩猶多句未連下三仄聲字者不暇枚舉至  
於有韻句末連下三平聲字者則唐詩中固  
不多見五言如豁達胡天開邊月思胡笳七



言如花枝欲動春風寒遠公遜跡廬山岑新  
林二月孤舟還斷腸猶繫琵琶絃可指數耳  
蓋是唐人亦出於不得已非謂無妨肆然爲  
之也若地名人名之等連屬一定不可易者  
因用之何不可之有管見之徒必拘聲律換  
以他字則爲陋甚矣或曰琵琶字在詩中有讀  
爲入聲者也

拗體非唐詩之正也唯五言絕句不嫌拗體以  
貴高古故不必聲律諧和也五七言律及七

言絕句尤要聲調唐人間作拗體者亦遇佳  
境時爲之耳是故拗體必得絕唱而後足采  
覽若夫失黏者特謂前後句不交加黏著而  
已一句之內平仄自調不如拗體全不調聲  
律故唐人亦不甚病之嘗取唐人律絕數百  
首點檢之其在大曆以前諸名家之作號稱  
絕唱者頗多失黏略舉數篇五言律陳子昂  
晚次樂鄉縣三四句送別崔著作三四句王  
維使至塞上三四句排律宋之問未央宮應



制七八句張九齡和許給事直夜五六句七  
言律沈佺期龍池篇七八句李白鳳凰臺中  
四句賈至早朝七八句王維和早朝七八句  
和溫泉寓目五六句酌酒與裴迪後六句嵩  
丘蘭若七八句高適別韋司士五六句岑參  
西掖省卽事五六句九日餞衛中丞三四句  
虢州東亭五六句杜甫宣政殿退朝五六句  
錢起贈裴舍人三四句韋應物舟行入黃河  
三四句七言絕王勃九日佺期邨山劉廷琦

樊  
銅雀臺太白上皇西巡誰道君王劔閣重關  
二首摩詰少年行送沈子福賈至西亭春望  
洞庭湖岳陽樓岑參封大夫凱歌磧中作子  
美軍城早秋達夫九曲詞塞上聞吹笛蔡希  
寂洛陽客舍自餘不必指摘凡此皆失黏而  
不失爲佳作者也後人采而入選而看者亦  
不覺其爲失黏極佳故也是知古人作詩必  
遇佳境而得佳句韻旣協句內平仄又調則  
如法結撰以成篇而止及再點檢雖見失黏



不復改作蓋佳境難再遇奇語難多出改之  
則不能復佳也先儒謂摩詰詩多失點檢者  
余謂不獨摩詰爲然古人皆然彼豈不點檢  
哉其實爲佳致不二也今人固守聲律者雖  
無失於法而詩亦不能佳泥也故法不可不  
守而貴通變是故詩苟及古人雖拗體尚可  
爲況失黏乎若樸櫟不材初不慎法度故犯  
禁戒而曰吾學古人則詩家之罪人也已  
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言行大事者當思其終

不可拘小節以敗大事也此樊子有爲言之  
達一時機務者也故古今傳以爲名言豈非  
也哉若君子之常道則不然書曰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此所謂先王之法言也凡自行與  
待人其道不同待人尚寬自行尚恭寬者有  
容之謂也恭者不怠慢也臯陶曰御衆以寬  
孔子曰寬則得衆是待人之大道也然謂之  
衆則不別君子小人之稱也如特待君子豈  
徒以寬而已哉蓋亦有其道焉已苟爲君子



之徒而自行無禮可乎今之少年輩爲書生而小有才者率恃才放蕩以禮義爲小節任誕爲高致與人不恭而怨其不見容焉是則以待人之道自待也豈不戾乎古人負蓋世之才者不謹禮法尚獲罪於名教況今士乎此謂不善學古人

信陽太守純

斥非終



之從而自行無...  
而小存者率...  
謾為高致與人...  
以待人之道自...  
之才者不謹禮...  
此謂不善學古...  
信陽 大字純

附錄春臺先生雜文九首

孟子論上

昔者荀卿立言非十二子孟子與焉漢王充仲  
任氏著論衡中有刺孟篇刺孟軻也二子所譏  
譏軻之言行違道悖理也其言悉中軻病嚮使  
軻也聞之其未必不受以為過矣余嘗因二子  
之言以閱孟子七篇則軻之過失不止二子之  
所譏也蓋軻之所以出言多過者其故有二焉  
其與國君言則冀見聽其與學士諸子辯則欲



服人冀見聽則務爲可悅之言欲服人則牽強持論務爲可悅之言如爲齊王言好貨好色是已牽強持論如與告子論性是已夫斯二者軻之患也軻有斯二者之患宜其出言多過也夫仲任之論精矣詳矣而未盡孟子也仲任之所置而不論余請得而論之夫好貨好色之非美德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宣王旣自以爲疾而孟子不敢因之以陳其戒謂之陳善閉邪可乎且以公劉爲好貨太王爲好色是誣古人也君

子之言萬世之法也縱使其言之果有補于王政然固所謂不通之論也況未必有補于王政乎孔子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夫君子不仕則已仕則必敬其君語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言盡其道也故臣人者不以夷險渝其心乃若爲其君之無禮而對



焉是不臣也仲尼之言可以語君亦可以語臣  
故謂之通論如軻之言唯可以聞于君決不可  
使人臣聞之則亦不通之論也仲尼嘗稱管仲  
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仲尼之稱管仲也可謂盛矣孟子乃以管仲  
不足爲不亦異乎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  
子之言性唯此一言既已明矣亦又何言孟子  
乃道性善及其與告子爭論也告子三易其說

以明相近彼其意在誨孟子而軻終不能悛惑  
之深也人心能動之物也故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孟子乃  
曰我四十不動心心豈能終不動乎是以樂正  
子之將見用於魯也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是則軻之動心也若心果不動耶則與莊周之  
欲死灰其心何以異哉此萬萬無之之事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養氣者衛生之術  
也君子之養氣也曰禮樂而已矣禮以養其陰



樂以養其陽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先聖王之教也古之道也古者君子習禮樂而養氣在其中矣故仲尼不言養氣也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孟子謂伯夷古之聖人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夫軻既違仲尼而謂伯夷聖人又於夷惠或謂之隘與不恭或謂之聖是何見之不定也且禮記曰作者之謂聖夷惠非作者孟

子乃謂之聖人不亦妄乎王天下之謂王長諸侯之謂伯所事大小之異耳非有二道也高以卑爲基大積小而成天地之道也王業亦是故伯王之未就也王伯之大成也不能伯未有能王者也是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西伯之伯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之伯也西伯能由伯以訓致王業故孔子謂之至德桓公終于伯而已故孔子惜之嘗嘆其相曰管仲之器小哉仲尼固不言伯亦不言王不言王者非



不言也其所言皆先王之道也不言伯者非惡之也言王而伯在其中也夫仲尼之時周之衰世也於其時諸侯有能行先王之道者則孔子必起而相之及其事濟也大者王小者伯吾知孔子必不以伯爲不足爲也何以言之嘗觀孔子之應聘於四方也不必國君雖公山佛肸之以陪臣召之而夫子尚欲往夫子之欲往也將有以行其道焉其道者何先王之道也嚮使仲尼得其君而相之其能成王耶伯耶是未可知

也孔子豈惡伯哉要之能伯者王之漸也至於孟子絀伯而專言王然後王伯之分遂成涇渭豈不痛哉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題則學孔子也若是則孟軻固學孔子者也然其所著書三萬言而違孔子者不止十五以孔子之言觀之猶執規矩以正方圓也茲舉其大者而道之餘不可勝論也夫荀卿仲任者知言也後唯宋司馬君實亦不悅孟子自漢趙邠卿注孟子而後推尊孟子者莫



若唐韓退之氏然退之特推軻衛道之功而已  
未始以軻道爲至也蓋有所見也至宋程氏兄  
弟尊孟子尤甚品之以大賢因以配孔子於是  
乎有孔孟之稱以其書配論語於是乎有論孟  
之目且其言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  
未發也其徒從而和之及朱仲晦注孟子尊其  
人若聖人信其書若六經嗟乎惑哉夫人必有  
倫故竝稱人者美惡必以倫如堯舜之德桀紂  
之暴伊傳之相周召之公管蔡之亂成康之治

幽厲之昏桓文之伯或同時或異世而其爲倫  
則一也皆天下之公論也至若後世言孔墨則  
其人其道皆非等倫徒以其教之行于當世適  
與儒者相敵故有是稱耳至於孔孟之稱予嘗  
於馬季長賦中一見之蓋非公論也是稱之行  
自程氏以來也已夫宋帝尊孟子詔孫奭疏其  
書遂列諸九經固已甚矣迨程氏學作也孟子  
之書與論語竝行于宇內豈非幸哉夫孟子荀  
子後仲尼而立言各一是非俱未達乎道而二



子誠不可優劣如其文辭則孟子實卓越于諸子云

孟子論下

自古賢人君子能有爲於天下者必爲衆人所不爲者也彼其爲之也常道可行則行之其或不可則視時而行權至若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周公之誅二叔皆聖人之事後世無譏焉乃若孔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夫子豈與二子者之畔哉欲假其力以濟己事耳譬之龍之

得雲以神其德夫二子者雖以陪臣畔其主然力能動其國則足以爲夫子之雲是以夫子欲往也淳于髡謂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髡欲詰孟軻故先以禮爲問軻應之曰禮也髡乃以事之危急不可守禮者爲問軻知其守



禮不援之近於豺狼故欲行權以援之是誠知處變之道矣髡則以爲方今天下擾亂國行虐政先王赤子溺于淵水不可不拯也苟欲拯之耶其術非一端要當先其急而後其緩今孟軻說人主以三代之治其言雖可聽非當時急務無益於天下之治是猶坐視人溺而不援也故詰之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之言乃有爲者之言也溺者譬喻也軻不覺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夫嫂溺固援之

以手惟援之以手非道乎道有經有權軻旣言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豈非道乎溺人之急難也赴人之急難何守常道於是乎有權軻旣知之矣獨於天下溺無權以援之乎軻所謂道者果何道哉蓋謂唐虞三代治平之道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亂極矣軻乃欲以唐虞三代之德治之譬如不脫桎梏教之揖讓可謂不知急務也卒曰子欲手援天下乎夫天下不可以手援愚夫亦知之軻乃以之反難髡非調髡卽自調



也。且所謂天下溺者，本譬喻也。時無懷山襄陵之水焉。有天下溺哉。軻與其難手援天下寧如難天下溺乎。於卒髡不復辯者，以軻爲不可曉也。亦猶告子之於軻也。夫髡知時務者也。軻之言則迂甚。故他日髡與軻論名實而言賢者之無益於國，亦非軻云爾。髡之所知，豈軻之所能及哉。吾聞醫之治病，法曰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治天下國家亦猶是也。周官大司寇建邦之三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

用重典。先王之制也。夫以先王之世，刑人尚有三典，而況衰亂之世，何可槩用禮樂治之乎。故於周季之亂也，賢者誠欲治之，則雖合從連衡，攻伐戰爭可矣。雖爲商鞅申韓亦可矣。要在其成功何如耳。夫戰國之士，辯如蘇張，范蔡，智如樗里甘，茂學如惠施，鄒衍，虞卿，用兵如吳起，孫臏，廉頗，李牧，趙奢，興利如李悝，白圭，皆奇才也。若遇文武之君，亦皆爲國器矣。鄉使戰國之士，以其所能，戡亂靖難，退寇闢地，富國強兵，各濟



其事各成其功上見信於其君下服士民之心  
然後施仁政正法令遵先王之道撫育其民則  
九鼎可遷矣諸侯可服矣是則佐命也已於其  
時也人孰得術士視之哉術士何厲佐命乎彼  
其志在功名富貴而不憂天下之民是以止於  
戰國之士而已夫以德服人者上也其次莫若  
立功然德之服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必也以漸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先王  
之世尚然況於亂世乎故其次莫若立功立功

於亂世者莫若將帥故爲軻計者莫若爲樂毅  
於齊梁之間若能一將兵與秦楚燕趙戰勝而  
得志如樂毅爲燕伐齊則齊梁王必舉國聽之  
是賢者濟事之勢也孔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  
欲往其意在茲軻旣得志則二國王其一可王  
天下於其時也夏之時可行矣殷之輅可乘矣  
周之冕可服矣韶箭可舞矣滅國可興矣絕世  
可繼矣逸民可舉矣夫如是則軻乃爲伊呂周  
公矣人孰謂不爾乎軻不知此道開口迷唐虞



三代之德且稱古之君子以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也爲口實謬哉夫述唐虞三  
代之德於戰國軻之不知時也乃莊周所謂宋  
人鬻章甫於越也不義固不可行也不辜固不  
可殺也然行大事者時有所不恤書曰火炎崑  
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此之謂也夫  
仁人之行事也自旁觀之未必無可譏者焉視  
其成功然後其仁可知矣況行天下之大事立  
天下之大業者何可拘小節以失機會哉孔子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之謂也軻自以爲孔子  
之徒而其不達道如是自是先王之道降爲儒  
家者流遂令後世謂儒者難與進取千百年來  
儒生之談無補於國家由軻誤之也然此禍胚  
胎於子思氏而成於孟氏則荀卿之非二子可  
謂知言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鄉使軻踐仲尼之  
迹必有可觀之事業而其身亦豈終於一儒生  
哉軻之終於儒生乃其所自小也嗟乎軻不帝  
自小使後之學者皆自小則軻之禍後生不亦



大乎學仲尼之道者斯之不可不知也

封建論

余嘗讀文選至曹元首六代論陸子衡五等諸侯論必三復之二子皆言封建之利而稱三代之治其言雖殊而其爲有識則均矣唐柳子厚著封建論乃云封建者非聖人之本意不得已之勢也因極言郡縣之便謬哉余竊不取焉蓋自秦人始郡縣海內後世因之迄于今不革天下之人習其所睹便其所慣

爵加以去先王之世漸遠人不復見封建之美固謂郡縣可以爲天下已子厚之達學尚坐是不推其本況他人乎我日本前世亦以郡縣治舊矣及室町氏之衰一二藩鎮強盛守尉據其地豪傑崛起于四方兵爭不已遂爲戰國  
神祖受命奮其英武統一海內於是以其地降者因封之且又侯子弟功臣於要地以藩屏



王室凡三百諸侯宛然三代之制也於乎美哉吾儕小人生于今世親見此美豈非幸乎死者如可作也吾且使夫三子者一寓目於此間唯不知柳子將謂之何余固惜元首之名不甚顯子衡之但以文才見稱而人不知其有識也於是著論一篇以附二子之後余竊有一焉且意欲詰子厚故因又以封建論目之云爾日本太宰純撰

論曰天下之患莫大乎夷狄內侵國家之福莫

大乎民親其上昔者三代聖王不以天下爲己有而必建大小之國以封諸侯豈特三代爲然哉虞書曰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又曰肆覲東后然則唐虞之世既有諸侯自是而土載籍不具封建之制蓋不可知其始云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封建者聖人之制也不徒所以推恩報功親親賢賢外以防禦夷狄內以藩屏王室天下之利莫大於斯邦家之守莫要於斯及秦人之滅六國并海內



也懲於周季之亂因不復立諸侯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置守尉焉漢因之自高祖雖封子弟功臣然其所謂諸侯王者如周時畿內諸侯而已且其受封者朝拜命而夕下獄不則遷徙其爲國也建除反手是大異乎先王之制也故郡縣之治漢固無變於秦也自東漢而下功臣不得侯僅一二子弟得居宗藩而已夫先王之世諸侯旣受茅土之封礪帶之誓則其地我國也其人我民也於是立社稷宗廟營都邑城市

制田里修溝洫正封疆而與民守之傳之子孫上下相安無有遷徙流離之患雖有鄰國侵伐外夷入寇不至滅亾以民親其上死其長故也卽有不幸喪國者克復亦不難何則士惡辱其先民重離其鄉故雖師燬而餘燼可收也如是者豈一時發號出令所能爲哉實由國君仁政之施與士民之戀其主爾仲尼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誠哉夫戎狄莫強於胡周季胡人侵趙北邊李牧將兵禦之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十餘



歲趙國安寧牧固良將也雖然其所爲能防胡者居是國而用其兵也夫先王之待戎狄也不惡而嚴秦築長城莊周所謂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也蓋自是胡人生心自漢以降常爲邊患高帝困于白登遺中國耻自是狄人益輕中國至於約爲婚姻則其耻又大焉於是乎虜視中國以爲匹敵後數入寇漢爲出師距之將帥必一時之選而兵數十萬可謂壯矣雖然逐之而已戰勝而已要其能宣威於沙漠使

匈奴弗敢闕塞者李將軍之外蓋未之有聞也豈徒漢之將帥不及李牧士卒不及趙兵哉卽令武安君復起吾知其功亦不及曩時此何以然非封建也夫郡縣之制始於秦自漢以下百代因之其置吏處治雖不同大抵郡縣之吏臨任者未有過十年而留者也速者不期月而去方其在任也猶人之在逆旅也何有於主家卽有欲施仁政者率終於因循不果雖有子民之心鮮見其效以行止無定故也夫諸侯之在其



國猶人之在家也。安有苟利目前而不爲永久之計者哉？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仁者順德也。上行下效，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古之賢君，克明其德，以行仁政，猶且不數十百年，不能使百姓悅服。後世郡縣之吏，如之何而能令民親其上，死其長乎？且古者天子之師，不過六軍。後世起兵，多至百餘萬。戎狄雖強，宣無與抗。然召募烏合之衆，非出于一方，其視將校如

路人，戰鬪而死，敗走而誅，害止於其身。與侯國之難，害及百姓。一夫無勇，患及墳墓者，不可同日而語也。此後世之兵所以不及古也。夫戎狄之覬覦中國也，尚矣。小雅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先王之於戎狄也，入而逐之，寇而膺之，未嘗窮兵黷武。然戎狄亦莫敢侮之。封建故也。自秦漢而下，拓邊是務，而虜之入寇，愈益深焉。後數百歲，虜遂取天下之半。又數百歲，海內盡爲虜，有哀



哉堂堂冠裳變爲胡服此其禍之起由郡縣所致也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秦人毀井田而爲阡陌廢封建而爲郡縣不遵先王之法而用商鞅李斯之議不智哉夫鞅斯何爲者乃敢生斯厲階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鞅斯之謂矣秦人固不足道自漢以來歷代因之雖明君賢相無有一言議之者何也豈以鞅斯之法歷百世而無弊與抑學術之不

明好古之不篤也人亦誰知郡縣之不可以爲天下乎或曰如子所論郡縣固不可以爲天下也唯封建亦豈能保經久而無弊哉周衰諸侯大兼小強并弱七雄兵爭卒爲戰國雖由王綱之不振實亦必至之勢也此秦人之所爲懲也今子極言封建之利卽果行之其能禁諸侯使不爭奪兼并乎太宰子曰惡是何言也子未學易乎夫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也世之治亂猶寒暑晝夜也若恒治而無亂恒亂而無治豈天



地之道哉。且也。人事萬端。世變無窮。禍亂常生于不虞。故雖聖人不能悉防之於前也。人在一世。有廢有興。亦猶死生之相代也。此王者之所以迭興也。何獨咎周季之亂乎。兼并何病於封建乎。惟立法於善而時修之。則長久立法於不善而不見其弊。則亾速是必然之理也。夏后氏有天下四百有餘年。殷六百有餘年。周七百有餘年。而爲戰國。秦漢已後。寧有是歷數邪。我故曰。郡縣不可以爲天下。苟非達于稽古者。其孰

知之。其孰知之。

朱氏小學論

謹案漢志稱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所以紀日也。始于甲子。終于癸亥。凡六十日。自甲至癸。十日爲旬。六旬則六遇甲終而復始。故謂之六甲。五方者。東西南北與中央也。學之則知中國及四夷之名矣。書謂作字也。計算數也。此四者人生之急務。而萬事之本也。是以天下之人無貴賤。凡童子皆學。



之然童子之學僅止于此他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曲禮少儀所記乃子弟之職係父兄之所教不必受諸師也若夫誦詩讀書雖亦小子之事則餘力所及實君子之事爾非凡學童之所務也故雖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所記多爲成童以上之事豈得概謂之小學乎朱子以爲小學之支流餘裔可謂誤矣夫旣以是爲支流餘裔則其所謂本源領袖者果何謂也朱子旣不知小學之所以爲小遂著一書命曰小學

其書六篇分爲內外內篇有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有二曰嘉言曰善行余嘗讀之以爲朱子所撰非也夫小學者學也其書宜記學者之事今觀朱子所著首篇曰立教而其所記皆教者之事也夫教誨子弟者父兄之事非所以告童子也且篇首所載胎教之法乃爲人母者之事童子聞之將焉用之朱子以爲小學之事其謬一也明倫所明者五一明父子之親二明君臣之義三明夫婦之別四明長幼



之序五明朋友之交父子之親孝也長幼之序  
悌也孝悌者子弟之道固童子之所宜聞也仕  
而后有君臣男娶女嫁而后有夫婦既冠而后  
有朋友此三倫者皆成人之道非童子之所急  
也夫五教者司徒之所布凡民終身之守也豈  
可專責之童子哉況語之以成人之道乎朱子  
以爲小學之事其謬二也敬身之目有四一曰  
心術之要二曰威儀之則三曰衣服之制四曰  
飲食之節夫敬身者孝子之道也童子而聞之

不爲無益惟心術聖人之所弗道以非修身之  
要也威儀乃禮之所成而可觀望者也君子行  
禮則威儀在其中矣安有舍禮而特修威儀者  
乎且童子事父兄者也其道以溫恭和順爲尚  
威儀非事尊長之體也服身之章也君子小人  
之所以別也是以先王教人修身衣服居先然  
衣服自有先王之制弗可踰也故孝經曰非先  
王之法服弗敢服君子苟服法服壹遵先王之  
制而已豈得譏之乎哉朱子乃語童子以蒸制



非所宜也禮始於飲食飲食之節人事之急者也雖童子不可不講也惟在童子則講曲禮中一二節目小者而足矣若夫食饗燕飲賓主之禮乃成人之事非童子所急也夫治心釋氏之道非先王之教也威儀君子之所慎非畀幼之宜也衣服家長之所授非童子之所自爲也故敬身之目惟飲食於童子爲近然亦多係父兄之所教非小學之所先也朱子以爲小學之事其謬三也稽古篇載虞夏殷周聖賢之行事以

實前三篇之言欲使人有所興起也意亦不惡然稽古者君子之事如尚書所錄是已小學童子而稽古亦非其宜也若必欲令童子記誦故事當如李瀚蒙求朱子所著不若蒙求之便而篇目亦失其義其謬四也外篇載自漢至宋賢人君子之言行以廣內篇之意嘉言廣立教明倫敬身善行廣稽古夫內篇既失小學之旨外篇之謬從可知也夫古之小學如漢藝文志所載自爾雅而下史籀蒼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



元尚訓纂諸篇及九章算法皆所以教童子也  
安有如朱子所著小學內外篇者乎志曰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  
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  
之禮今朱子所著略於學而詳於教且載大學  
之事居多豈不謬哉又況外篇多載伊洛諸子  
之言行不啻文辭駢駁不便記誦其道戾乎孔  
氏尤非所以訓于童子也夫朱子本不識先王  
之道亦不知古者小學之所以爲學而妄意擬

作是書以誤天下後世之人其罪不亦大乎昔  
柳子厚著非國語余亦嘗欲著非小學以闢朱  
氏而未果也茲論其大綱以詔同志

### 內外教辯

釋氏之徒自謂其道爲內謂儒者之道爲外儒  
者怒之以其外吾道也予謂釋氏所命是矣儒  
者怒之過也蓋嘗聞釋氏之說曰域外治心謂  
之內教域中修身謂之外教此言誠然無可譏  
者也夫吾所謂道者仲尼所詔古之聖帝明王



所以治天下之道也。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固言之。禮大學記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孟子之言止於身不及心，與記之言合而觀之，可以見古訓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孔子之說心，唯此一語，他未經見，亦可以見先王之道不務治心也。孔子特語心之居無定處，爾夫人心者善動之物也，其動伊何感之亦興，不感亦興，有欲有思與夫喜。

怒愛惡哀樂無非心之動者，唯其若斯，是以難治。聖人明知心之不可治，故不教人治心也。然則聖人果弗治心乎？曰：聖人未始不治心，而不必治耳。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先王之法言也。聖人之道，迺爾夫人心有欲見色則悅之，見財則欲之，賢愚所同也。然弗敢戲人之婦女，弗敢苟取者，禮義所制而士君子所守也。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守禮義之言也。定故。



守禮義者爲君子。犯禮義者王法所誅也。聖人  
既立禮義以治人民，視其守之與犯之而行之  
刑賞不復問其心。何如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  
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殺孔父而取其  
妻。夫見人妻于路，目逆而送之，固非殺其夫而  
取之，尤非其謂之美而艷，豈非乎哉？假使他君  
子見之而人問焉曰：「何若？」則君子亦且曰：「美而  
艷。」何則？實不可掩也。若觀孔父之妻而不見其  
美，則無目者也。若見其美而告人曰：「不美，則詐。」

也已見美者目美之者，心雖聖人豈有以異哉？  
但制之以禮義，弗敢縱欲，斯之謂君子。心目之  
罪在所不問。先王之道，迺爾釋氏則不然。務在  
治心，雖身不敢行非度，苟心有不善，卽以爲罪。  
故其篤行者，雖覩毛嬙西施，則閉目想其腐肉  
朽骨，以內自禁其欲，難矣哉！人心之靈，何所不  
至。苟身弗爲不善，斯可已矣。更問其心之所思  
過矣。聖人以禮制心，心不須治而靡，不治釋氏  
以心治心，予以爲非治之，乃亂之也。何則？所治



固心治之者亦心一而不二治之而治者雖治  
矣其治之之擾不可勝言也予故曰治之所以  
亂之也雖然釋氏有固守其道至死不變者亦  
可謂善其道矣夫內外之稱釋氏所命予以爲  
當矣然浮屠無家彼其治心也止于潔其身耳  
吾所謂修身者將以治天下國家則其道之殊  
異不特小大之分復何內外之可論哉凡儒者  
言心性自鄒孟氏始至宋儒而盛程氏朱氏爲  
之魁而二氏皆以心法爲學要之陽學聖人之

道而陰慕釋氏者也當時學者靡然從之無覺  
其非乃若陸九淵氏雖見異於朱子而以心法  
爲學則同明王守仁氏亦然夫自程朱心法之  
說作迄于今六百餘年儒者皆爲釋氏之徒後  
之人復誰從聞聖人之道乎近時我日本獨有  
伊藤氏之學能闢宋儒而倡古學海內好古之  
士皆爲之吐氣惜也所見之小廢六經而弗讀  
盡取孟子之言以解論語且信孟子之甚至以  
配孔子而不疑焉知心性之談始於孟氏非復



洙泗遺訓乎原佐嘗謂宋儒爲禪儒當矣然其所見如是之小而其學亦以心性爲本則猶未出宋儒之黨也何得屏釋氏治心之教乎夫以自宋以來儒者皆以心性爲學則是爲內教之徒其與釋氏所爭特名物之異耳然則醜外教之稱而怒釋氏亦宜矣乎仲尼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仲尼之教也宋儒不奉文禮之教而以心性爲學是名爲仲尼之徒而實畔之也及我荻生氏學作力排宋

儒心法之說而以詩書禮樂爲教則仲尼所傳先王治天下之道旣隱復顯炳若日星豈不媿快哉由此觀之釋氏所命內外之稱爲得其實彼謂我爲外於我庸詎傷乎

讀仁齋論語古義

甚矣古道之難復也夫聖人之道一禍于秦皇再禍于宋儒天下之人茫茫然不知所嚮者五百有餘年矣仁齋先生生于我日本以聰明之資獨得之知而覺宋儒理學之非立言著書以



闢邪說警後生誠可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  
後興者也純昔遊平安幸逮先生之世因修刺  
就見焉觀其爲人溫恭君子也未幾先生歿不  
復得聞其餘論及歸東都得見徂來先生而學  
古文辭焉先生教人讀六經古書當是時也仁  
齋先生所著書如語孟字義童子問語孟古義  
悉行于世布于海內余方讀古書以爲必明六  
經然後可以讀仁齋書至今二十餘年不暇及  
之年垂五十略通古書於六經旨若有所得焉

庚戌春客有講論語者使余通之余爲博考古  
訓以通之因旁及伊荻二先生之說於是乃先  
取仁齋所著論語古義而讀之纔卒一章廢書  
而歎曰甚矣古道之難復也夫仁齋先生者所  
謂豪傑之士也彼其紕宋儒以爲非聖人之道  
者誠卓然之識也余嘗謂仁齋旣知宋儒之非  
則其所爲說必能復古道及與徂來先生論道  
數聞徂來非仁齋竊謂其然豈其然乎今觀仁  
齋之解學而章也乃以學爲傲也覺也時爲時



時習爲溫習。喻說以大寐頓覺。跛者忽起。謂不知爲人。不知而輕賤之。君子爲成德之稱。凡此皆宋儒舊說。仁齋特變其文。云爾。夫古人所謂學者。學詩書禮樂而已。時謂及時也。古人之學。皆有其時。如內則所云可見矣。孔子曰。少成若天性。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學欲及時也。習。肄也。慣也。孔子曰。習慣若自然。口詩書。身禮樂。習慣若自然。是爲學之成。夫人肄業未能。則悶能之。而說所以說者。無所勤苦。

也。知者知而用之也。如湯之知伊尹。高宗之知傅說之類。古人學道而成。必遇知己者而後可以行之。然此有命焉。不可求而致也。故雖人不知而已。亦不愠之。士之志道當如是也。故謂之君子。孔子他日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是乃仲尼之本指也。夫所謂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者。所以均天下之道也。仁齋以道爲吾人所常行。學爲治心。是其所稱道。學無以異于宋儒也。非唯無以異于宋儒。其所謂大寐。



頓覺跛者忽起者與禪家悟道之談何以異哉  
仁齋嘗謂此章爲一部小論語蓋亦見其所稱  
與後世儒家者流不爲世用窮處市中日教授  
生徒舌耕以食者相類而說之也仲尼特言當  
時士君子之事耳焉有所謂儒家者流乎夫先  
王之道載在六經有六經斯有論語仁齋乃舍  
六經而專用論語所以謬也徂來之非仁齋亦  
非其非宋儒而已自爲宋儒也始余以仁齋之  
道爲邇古乃今如是何足恃哉甚矣夫古道之

難復也嗟乎吾誰適從適從徂來先生與

讀仁齋易經古義

先王之道在六經六經者先王所以治天下之  
具也是故六經或謂之六藝而六藝各有用六  
者闕一則不可以治天下又如以詩當書以禮  
當樂以易當春秋亦皆不可何則六者其用各  
殊也自義理之學興而學者不復知六藝之用  
大率以爲苟通一經小之可以修身齊家大之  
可以治國平天下宋儒皆有是病故每說一經



輒以爲聖人之道盡於斯如程伊川之爲易胡  
文定之爲春秋朱晦菴之爲詩皆坐是失道此  
與釋氏必執一經而曰浮屠之道盡在此者何  
以異乎果如其言則先王之道用一經而足矣  
何用六經爲則仲尼亦何以修六經爲已事哉  
斯之不知而談六藝焉得不刺謬乎仁齋先生  
以六經爲雞肋不欲言之亦不得不言故其言  
之也往往糊塗無有定論如易本卜筮之書未  
子言之是也原佐乃徇程子而以義理言之其

所爲古義者糊塗甚矣古義之言曰論聖人創  
立樸蓍之法云云又曰其則洛書者便言龜卜  
之法又曰古者有儒家之易有卜筮家之易又  
曰主義理則不得雜卜筮主卜筮則不得不棄  
義理何者學問主義卜筮主利義利之辨猶水  
火薰蕕之不相入又曰周易本卜筮之書故卦  
爻之辭皆爲卜筮而發又曰論不可以易爲卜  
筮之書云云又曰有疑則須卜筮不疑亦詎卜  
筮又曰若以易爲卜筮之書則是易爲小人謀



而非爲君子謀也。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必  
然之至理也。苟知此義，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  
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足以應萬事而成萬務。  
區區象數之學，皆旁蹊邪出，祛之可矣。又曰：周  
易爲卜筮而發，故假象以明之，蓋以象能通于  
衆義也。又曰：易之厄於異說者，不堪枚舉。然莫  
甚於以十翼爲夫子之作，原佐之言大略如此。  
嘗試論之曰：原佐著古義，首論聖人創立揲著  
之法，且言易本卜筮之書者，不一而足。中間乃

言卜筮主利，小人所爲，非君子之事。是原佐謂  
古者聖人立小人之道，其謬一也。原佐既知易  
本卜筮之書而已，則舍卜筮而說義理，是原佐  
所說非聖人之旨，其謬二也。原佐云：學問主義  
卜筮主利，又云：有疑則須卜筮不疑，亦詎卜筮  
夫君子固當知義，小人豈知義而不惑哉？君子  
動民使衆，已縱不疑，安可使衆心不懷疑哉？卜  
筮者君子之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也。所以一衆  
心也。雖以原佐之好義，果能使其家人子女奴



媿皆知義而不疑其所爲乎此決不可能之事也況行大事役大眾乎苟非奉鬼神假龜筮而何以一衆心使毋貳乎夫經世之道唯治小入爲難故先王立政務治小人原佐一儒師日誨生徒以君子修身之道而未嘗御衆小人其心蓋思己若得志則必先焚六經而爲百姓日說論語孟子戶告家喻使萬民咸化爲君子然後天下平矣何以奉鬼神假龜筮爲夫堯舜之世在位猶有若四凶在下豈無有小人哉試使孔

子居周公之位而管蔡未必不叛殷頑民未必從化故原佐之所思決不可爲之事也夫氓之蚩蚩不可喻以義理君子舉大事焉得廢鬼神卜筮哉原佐之道僅足獨善其身而已何能治民其謬三也原佐又論不可以易爲卜筮之書云云前已言易本卜筮之書此論反之是改聖人之易爲己之易且非聖人於易言卜筮孝經所謂非聖人者無法此之謂矣其謬四也原佐云則洛書者言龜卜之法是何言耶吾聞禹得



洛書而叙洪範九疇亦聞作龜卜之法洪範者  
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豈龜卜之法哉不知原  
佐何從得聞此說恐因神龜負文之說而妄言  
耳其謬五也十翼者孔子所述自漢以來先儒  
所傳無可議者也歐陽永叔始立異見以爲非  
孔子所述原佐依之夫易自一道與他經異豈  
可概論哉此則原佐所不知也傳稱孔子贊易  
十翼之謂也若以十翼爲非孔子所述則所謂  
贊易者果何物也哉且十翼文辭若非孔子爲

之孰能爲之者豈除孔子外别有聖者歟何其  
人名泯滅而不傳乎原佐未之深思其謬六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庸人亦知之愚夫愚婦見  
人事之盛衰猶能誦此語特不能自戒耳原佐  
悅此語以爲可以修身矣可以治天下國家矣  
殊不知此聖人因釋豐卦言盈虛之理使人知  
所戒耳人能以此自戒則可以保其身然此僅  
自保之道耳要非其至者也豈足以治天下國  
家哉原佐以此爲至道乃老子知足之道也此



何足以盡易乎其謬七也古者未有儒家子思  
孟軻之流降爲儒家秦漢之際乃有是名則與  
諸子百家爲伍而已曾謂先王之時有儒家乎  
易則聖人所作聖人者古之帝王也古者聖人  
作此以爲治天下之具及其末也先王之道陵  
夷則易亦將恐失其真於是孔子贊之爲述十  
翼之篇而列之六藝以示後之君子夫易豈聖  
人所爲後世儒家者流而作哉原佐云古者有  
儒家之易有卜筮家之易予讀至此不覺失笑

曰陋哉義理之學原佐徒喜談仁義道德而不  
知先王之道爲何物讀易見卦爻之辭皆爲占  
筮而發以爲易果爲卜筮之書然已拘儒不欲  
言卜筮則見象象文言不明言卜筮以爲易不  
當以卜筮言遂欲舍卦爻而空論義理是廢經  
而用傳非所聞也殊不知象象傳雖不言卜筮  
然釋卦爻之辭則其言皆爲占決之用且卜筮  
豈外於義理哉要之原佐所謂義理者特區區  
修身之一節也已何足以治天下乎其謬八也



嗟乎原佐不信六經則宜閉口不言六經可矣  
何爲出無稽之言以惑學者余故曰原佐以六  
經爲雞肋豈不其然哉

病餘閒語

丙辰之秋余寢疾數旬小差未起猶在牀蓐及  
病患寢除飲食寢進而精神寢復自服餌緘熨  
按摩之外更無他事冥默索寞無以消日於是  
有客來問疾苟得可人素所親狎輒延至枕邊  
不拘坐卧與語移晷實病中之一適也客之言

曰屬聞輕俊少年略識文字輒敢大言夸詡先  
輩裁弄詞章弗喜人指摘且如爲近體詩犯律  
而不自知卽有人議之答曰白壁微瑕何足以  
爲累法律之士不可與言詩已矣聽其讀書若  
與人言也聲音時不正如公輸子曰公逾子趙  
衰曰趙雌馳騁曰馳聘碑碣曰碑渴暴虐曰暴  
逆崢嶸曰崢榮之類人或正之答曰字有正義  
無正音讀書主曉文義文義誠明何必正音少  
年者之言如此其所與遊皆屬而和之如出一



口然其人率能讀書且能屬文故見之者唯知  
爲學之易不復知其難此不亦有益於人乎何  
如余曰噫異乎吾所聞哉夫詩之近體自唐人  
始焉唐詩以法律勝唐詩之有法律猶宮室之  
有區處也唐詩而無法是失其所以爲唐也卽  
作唐詩而不能如法則如無作盍舍是而爲古  
詩古詩無定法句之長短章之多寡篇之大小  
唯其所欲爲用韻尤廣豈不縱恣哉今不爲彼  
而爲是豈謂唐詩易成邪然唐詩豈易成哉善

爲唐詩者守法而不爲法所拘豈如今之少年  
肆然犯律哉若古人詩時有失點檢者乃千百  
首中厪厪一二耳豈可取以爲法哉夫所謂白  
璧微瑕者可言於古人不可言於今人古者尚  
以是減價況於今之人乎白璧尚然況非白璧  
乎今有獻果物於國君者雖百枚必擇其無疵  
者於采詩獨不斥其疵乎古人之詩尚坐是不  
入選況今人之詩乎先賢率有定論不可不考  
也在吾諸友天門上人老於詩者也高野子式



專於詩者也嘗觀門公及子式之爲唐詩也莫不固守法律雖其誨人亦何得如少年者之言哉夫民有土音人有方言所謂字無正音者蓋謂此耳然同文之治自中原以達四方則四方當以中原之音爲正古今諸韻書所載士君子所宜行也自東漢以來所稱博物通儒者莫不講明音韻唯俗士有從偏旁讀者往往爲有識所笑今輿隸田夫之言霍亂曰博亂獨參湯曰鹿參湯士君子聞之而笑卽士君子而其言訛

謬不正則謂輿隸田夫何而況讀書之人號稱儒雅者不知正音而可乎哉昔我先皇之世置音博士令監正大學諸生讀書者夫爲諸生者何得忽字音哉今輕俊之士不明字音開口輒訛謬而笑正之者是所謂隱己微燠反笑人之完脛者也使其善讀書有以廣知識後必將自覺其非亦何能終守其愚乎

對客論文

壬戌夏有一書生自尾來因服子遷以見余於



紫芝園余與之坐而與語頗有文理問其所從來則曰嘗遊平安識一二儒生因言有宇野三平者年四十餘終歲閉戶潛心讀書實奇士也余曰然予亦聞之其弟介者嘗遊東都從我徂來先生學古文辭既歸平安而畔之與其兄俱非徂來無何介死三平特立大言以文章自任近日書生有自平安來者必稱三平則之子蓋巨擘於平安儒生也因叩客以三平所以爲教客曰三平譯唐詩以此方俗語遂以之授

弟子令成誦余笑曰異哉三平也夫詩者華夏之雅言也故雖異邦之人固當以華夏正音直讀之而此方人不能華音直讀以通其意故以方言譯之顛倒其文而後才通其意然方言亦有雅俗有古今先賢必擇其古者雅者而用之雖非華夏正音尚可以誦讀也此我東人誦讀詩書之法出於不得已者也若夫解說者多用俗語取其易曉耳是以我徂來先生嘗有譯文之教云今三平乃取解說之法而施諸誦讀幾



不入於鄙俗若欲方俗易曉則詩不如和歌和歌不如今俗所謂俳諧者三平欲化方俗而不爲俳諧乃以詩爲教不亦迂乎夫文章之道固有極至秦漢以前則尚矣降自漢季風雅與世興衰歷趙宋胡元遂淪喪矣明興李獻吉何仲默倡諸前李于鱗王元美和諸後一時才子輩起屬而和之於是文章之道大振於千載之下及其合作也不啻得比古人或時將過之可謂極矣夫物極而變天之道也明人文章至嘉隆

萬曆之際而極矣萬曆中李王數子旣逝而袁中郎鍾伯敬徐文長李卓吾唐伯虎之徒皆以才氣自高不從先進之故輒而別立意見以求勝之然至高不可踰也至善不可尚也於是不得不變而下此明季文章之所由衰也雖我日東亦然文章之道廢數百年迨於神祖勃興惺窩羅山二先生出而倡文學於士大夫之間爾來海內之士稍稍向儒術講文學豪傑迭興教育生徒觀其立言設教互有得失



要之未達古道耳及徂來先生出始倡古文辭於海東初未有和者則吾二三兄弟信而從之先生蓋亦待數子以定其論云先生既明古文辭因以考經術其說度越千古則又明儒所不及也夫先王之道謂之文章文章得徂來而極其至蔑以加焉如將有以加之則亦不得不變而下此理勢之必然也今三平自負其才氣而別立意見以求勝徂來其果能勝徂來則不知也余恐三平之勝徂來適其所以自卑下也夫

世中謳歌童謠自高趨下古今之常而近時尤甚風俗之衰治國者所憂也三平之說行則載東方文章其已矣夫凡文章之教所以施於君子也平安儒先乃欲以斯道訓於小人過矣意者三平亦坐是習耳世傳昔白樂天每作詩而成必使老嫗解之如不解輒棄去所以致白俗之謂也今三平作詩其亦必使俗人解之欲其不俗不可得也以此爲教焉得不傷大雅哉悲夫率海內之人而禍文章者甚三平乎客默然



夫學古之入而歸文章者其甚三平者容理然  
小谷不取野也以此為卷無野不辭大辨若悲  
古謂之令三平非特其亦必外外入辨文始其  
知必外外歐辨之收不無神棄去似以辨自外  
卷三平也坐其醫其世野者自樂入每非特而  
其也平安論夫以於以慎能晴錄小入醫其意  
甚風外之卷也國者四曼也三平文廣而限也  
斥非附錄終 諸自高識不古今



